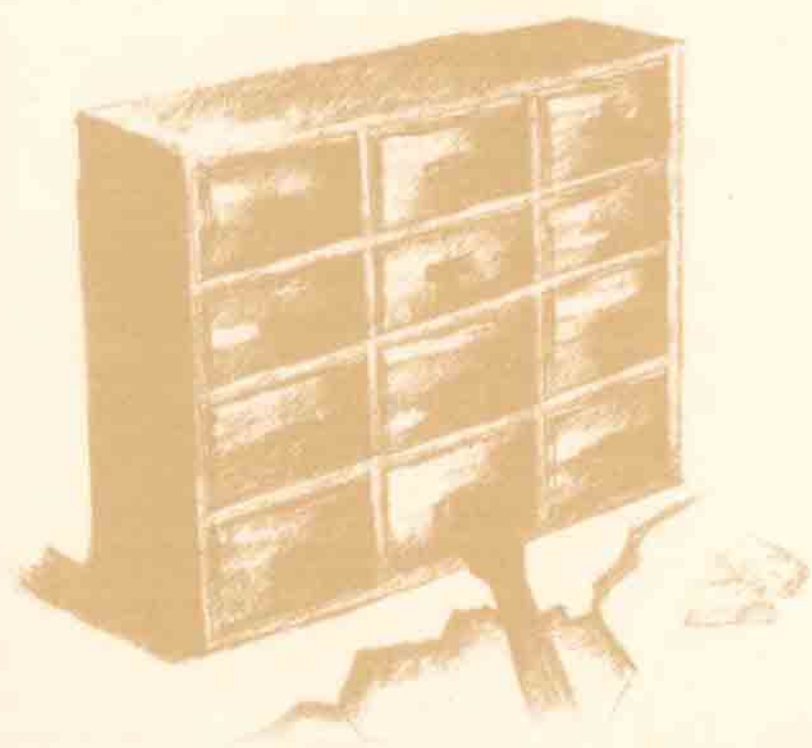




黑色回声

The Black Echo

(美) 迈克尔·康奈利 著

张巍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色回声 / (美) 康奈利著; 张鲲译. —3版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1.5
ISBN 978-7-5133-0172-5

I. ①黑… II. ①康… ②张… III. 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55614号

The Black Echo

By Michael Connelly

Copyright © 1993 by Michael Connelly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hilip G. Spitzer Literary Agency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0 by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登记图字: 01-2005-2480



谢刚 主持

黑色回声

(美) 迈克尔·康奈利 著; 张鲲 译

责任编辑: 罗 晨

统筹编辑: 王 欢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wesign 未设计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×1250 1/32

印 张: 18

字 数: 255千字

版 次: 2011年5月第三版 2011年5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172-5

定 价: 15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保险库门已经打开了一半，枪手的视野更开阔了。自动步枪的猛烈火力转向了克拉克。他无遮无挡地站在那儿，惊愕地张着嘴。博斯现在能听到枪声了。他看到克拉克想往旁边闪，避开枪口，但已是白费力气了。克拉克在子弹的猛烈冲击下往后倒去，撞到了埃弗里身上，两个人齐刷刷地摔倒在抛光的大理石地面上。

保险库里的枪声停住了。

博斯从原先是玻璃墙的缺口处跳过去，立即卧倒，顺势在大理石和玻璃碎末上爬过去。与此同时，他向保险库里面望去，看到一个人影跳到地板上。这一跳扬起了一阵混凝土粉雾，保险库里顿时粉雾腾腾。那人就像魔术师一般，消失在粉雾里。紧接着，从更靠里的黑暗中，第二个人往保险库门口靠近。他侧身朝洞口挪动，以掩护姿势左右晃动着手里的M16突击步枪。

等M16黑洞洞的枪口转到自己这边，博斯手腕贴在冰冷的地板上，双手握稳枪，开了火……

1

五月二十日，星期日

在黑暗中男孩儿什么也看不见，不过他也用不着看。凭经验和长期的实际操作，他知道自己这次喷得很棒，好看，而且均匀。他一面移动整个手臂，一面微微调整手腕的姿势。喷的时候要一气呵成，不能时浓时淡。真漂亮。

他能听到气流的咝咝声，能感觉到油漆从罐里源源不断地喷出。那阵阵的激动让他感到很舒服。鼻中的气味让他想起了口袋里装着的袜子。要不要拿出来兴奋一下？还是过一会儿吧。现在他可不想停，他要一口气把整个名字喷完。

就在这时，他停了下来——在喷罐发出的咝咝声中，他还听到了汽车引擎的声音。他环顾四周，却只能看到月亮在水库里映出的银白色倒影，还有水坝中间泵站门口那盏灯发出的暗淡光芒。他没看到车灯。

但是，引擎的声音确是真的。有辆车正开过来，男孩

听着像是卡车。这会儿，他能听到轮胎碾过环绕水库的碎石路的声音，越来越近了。都快凌晨三点了，怎么会有人上这儿来呢？男孩站起身，把手里的喷罐从围栏上方往水库里扔去。他使的劲儿不够，只听到罐子哐唧唧掉进了下面的灌木丛。他从口袋里掏出袜子，打算猛吸上一口，好壮壮胆。他把鼻子埋进袜子里，深深地吸着上面的油漆味。他身体后仰，眼皮不由自主地跳动。他把袜子从围栏上扔了过去。

男孩儿扶起自己的摩托车，推着它过了马路，向山脚下退去。山脚的草长得很高，还有桃金娘和松树。那是很好的藏身之处，而且还能看到来的人是谁。引擎声越来越响。汽车肯定就在不远的地方，但他却看不到车前灯射出的光。这可把他搞糊涂了。不过现在就是想跑也晚了。他把摩托车放倒在高高的枯草丛里，伸手按住了还在转悠的前轮。他趴到地上，等着看来者到底是谁。

哈里·博斯听到上空传来直升机的轰鸣。他周围一片黑暗，而直升机就在这片黑暗的上方，在阳光下盘旋。它怎么不降落？怎么不带援兵过来？哈里在一条烟雾弥漫的地道里爬着，四周一片漆黑，手电的电池就快要耗尽了。他一码一码地向前移动，手电射出的光线也越来越微弱。他需要帮助。动作得快点。在手电熄灭之前他必须爬到地道的

尽头，否则就只能一个人永远待在这黑洞洞的地方了。他听到直升机又一次从上空飞过。它怎么还不降落？他等的援兵在哪儿？直升机桨叶的轰鸣声再次远去，恐惧向他袭来。他加快速度往前爬。两个膝盖的皮都磨破了，血肉模糊。他一手举着仅剩些许微光的手电筒，另一只手撑在地上保持平衡。他没有往后看，因为他知道敌人就跟在后面，在他身后那黑洞洞的烟雾中。虽然看不到，但肯定在。他们离他越来越近了。

厨房的电话铃响了，博斯一下子就醒了过来。他数着振铃的次数，心想自己会不会没听到头一两声铃响，电话答录机也不知是不是开着。

答录机没开。他没去接电话，铃声响过规定的八次之后才停。他脑子晕乎乎的，不知怎么就想到这八次振铃的规矩是从哪儿来的。怎么不是六次？或是十次？他揉揉眼，四下打量着。他又在客厅的椅子上睡着了。他的家具都很寒碜，这把软躺椅算得上是大件。博斯觉得它就是自己的值班椅。不过，值班椅的名字并不合适，他常常在这椅子上睡觉，不当班的时候也是如此。

晨光从窗帘缝中透进来，在房间里泛白的松木地板上刻下自己的印记。博斯看着粒粒微尘在玻璃推拉门边上的光线中懒洋洋地飘浮。他身边那张桌子上的台灯还亮着，靠墙的电视也没关。电视音量开得很小，正在播周日早晨的一档宗教节目。值班椅旁边的桌子上是陪他度过不眠之

夜的伴侣：扑克牌、杂志，还有简装的奇幻小说。那几本小说他只是草草地翻了翻，就丢到了一边。桌上还有一包压扁了的香烟，三个空啤酒瓶。三瓶酒的牌子都不一样，而且都是六支装里喝剩下的。博斯身上的衣服一件不少，连那条皱巴巴的领带也还别在白衬衣上——用的是凶杀组的银领带夹。

他把手伸向腰间的皮带，又顺着皮带转到后腰的位置，等着。传呼机刚一响起来，他就把那烦人的啾啾声掐断了。他把传呼机从皮带上拽下来，看了看显示的号码，不陌生。他推开椅子站起身，伸了伸懒腰，又活动了一下脖子和后背。他走进厨房，电话机就摆在台面上。拨电话之前，他从口袋里摸出笔记本，记下时间：星期天，早上八点五十三分。铃响过两声，对方接起了电话，说：“这里是洛杉矶警察局，好莱坞区分局。我是佩尔奇警官，能帮您什么忙？”

博斯说：“等你说完这么长一串，人可能都已经死了。帮我接一下值班队长。”

博斯在厨房柜子里找到一包还没拆封的烟，立马就点上了今天的第一支。他拿起一只杯子，拧开水龙头把里面的灰冲掉，接了点儿水。柜子里还有一塑料瓶阿司匹林，他倒了两颗出来。等他咽下第二片药，一个叫克劳利的队长才接起了电话。

“怎么，你是不是跑到教堂去了？给你家里打过电话，没人接。”

“克劳利，有什么情况？”

“哦，我知道昨晚电视上的那桩事已经派你出勤了，不过你还有活儿要干。你和你的搭档这个周末怕是不能休息了。好莱坞湖那边发现了一具死尸。就是上穆赫兰水坝的那条路，尸体在路旁的一根管子里。你知道那地方吗？”

“知道。还有什么？”

“已经派巡警过去了，还通知了法医和特别调查组。我派去的人还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只知道有具死尸。尸体躺在管子里面约莫三十英尺的地方。他们不想就这么直接进去检查。你知道的，怕破坏现场。我让他们呼你的搭档，但他没回电，打他电话也没人接。我还以为你们俩在一起呢。不过后来我又一想，嘿，他和你不是一路人，你和他也不是一路人。”

“我来联系他。他们没有到管子里面去检查，怎么能确定那就是死尸？说不定是在里面过夜的。”

“他们进去了一点，拿了根棍子之类的东西使劲捅了捅。那家伙都硬了，简直和新婚之夜的鸡巴一样。”

“他们说不想破坏现场，然后又拿着棍子在尸体上到处乱捅。真是太好了。这些家伙到底是提高入学标准之后招进来的，还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嗨，博斯，我们接到报案，总要派人去看看吧？是不是想让我们把报告有死尸的电话都直接转到凶杀组？用不

了一周，你们那儿的人全都得发神经。”

博斯在不锈钢水槽里掐灭了烟头，向厨房的窗外望去。他看到山下有一辆载着观光客的游览车，正在环球影城巨大的砂岩色建筑间穿行。这些片场的房子足有整个街区那么长，其中一座的一整面外墙漆成了夹杂着缕缕白云的湛蓝天空。那是拍电影外景用的。洛杉矶天然的外景已经变作了小麦一般的土黄色。

博斯说：“是怎么接到消息的？”

“有人打911报的警，不过他没说自己的身份。是在早上刚过四点的时候。调度员说那人是在好莱坞大街附近的一个付费电话亭打过来的。这家伙在外面乱逛，发现了管子里的死尸。他不肯说自己的名字，只说那管子里面躺着个死人。电话录下来了，磁带在通讯中心。”

博斯感觉越来越恼火。他从柜子里拿出那瓶阿司匹林，揣进口袋。他一面琢磨着这个凌晨四点钟的报警电话，一面打开冰箱，弯下腰去找吃的。没有什么能引起食欲的东西。他看了看手表。

“克劳利，报警是在早上四点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找我？都快过了五个小时了。”

“我说，博斯，我们只是接到了一个匿名的报警电话。只有这么点儿消息。调度员说打电话的人听起来是个小毛孩。我可不能因为这么点儿情况，就大半夜派人去看什么管子。如果是恶作剧呢？搞不好还可能是个圈套。老天，什么可

能都有。我等到天亮以后这边的事稍微缓下来一点儿，才派了几个快下夜班的伙计过去。说到夜班，我马上也要下班了。我一直在等他们的消息，然后就等你回电。还有什么要问的？”

博斯很想问问他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：不管是凌晨四点还是早上八点，管子里都一样乌漆抹黑。还是算了吧，问了又有什么用？

“还有什么要问的？”克劳利又说了一遍。

博斯想不出还有什么。克劳利倒是接上了话茬。

“哈里，这可能就是个吸毒的吸过了量，把自己给弄死了。不像是正经的谋杀案。这种事太多了，他妈的。记得去年吧？就在那根管子里，我们拖出来一个这么死掉的家伙……噢，那一次，那是你调到好莱坞分局之前的事……你知道，我是说当时那家伙也钻到了这管子里。流浪汉总是到这种地方去过夜。他是个老吸毒鬼，但那次给自己打的一针有点儿过头了。当场报销。不过，上回我们发现尸体没有今天这么快。管子外面的太阳晒了好几天，把他都给弄熟了——烤得跟火鸡似的。不过闻起来味道可就差远了。”

克劳利自己哈哈一笑，博斯没做声。值班队长接着说：

“后来我们把这家伙拖出来，发现针头还在他胳膊上插着。这次估计也一样。又是那种吃力不讨好的案子。你去那儿看上一眼，中午就能回来了。到时候打个盹，说不定

还赶得上看道奇队^①的比赛。下个周末就该轮到别人去钻管子了，不排你的班。下周末正好赶上阵亡将士纪念日，连放三天假。帮帮忙，过去看看他们有什么情况。”

博斯想了想。他正准备挂电话，又想起了一件事。

“克劳利，你说那次发现尸体没这么快是什么意思？这次发现得很快吗？”

“是那边的几个伙计说的。死尸边上一点儿臭味都没有，只有一股尿臊气。肯定是刚死没多久。”

“告诉你的伙计，我十五分钟就到。告诉他们不要再动任何东西，别把我的现场搞得一塌糊涂。”

“他们——”

博斯知道克劳利肯定又要替自己的人说话，所以立刻挂断了电话，省得听她啰唆。他又点上一根烟，走到前门口去拿扔在台阶上的《时报》。他把足足有十二磅重的周日版报纸摊在厨房台面上，不禁想有多少棵树因这叠报纸死于非命。他找出房地产副刊一页页地翻，一直翻到峡谷之尊公司的大广告。他的手指沿着“开放参观”栏一行行往下移，最后找到了标着“请致电杰里”的一处地址。他拨通了那上面给的号码。

“峡谷之尊地产公司。能为您效劳吗？”

“请帮我接一下杰里·埃德加。”

^①著名的洛杉矶市棒球队，是美国职业棒球队中的劲旅。

话筒里响了几下转接的按键声。又过了几秒，博斯听到自己的搭档接起了电话。

“我是杰里。能为您效劳吗？”

“杰德^①，刚才我们又接到一个任务，在穆赫兰水坝那儿。你没带传呼机。”

“该死。”埃德加说，然后有一阵子没吭声。博斯几乎都能听到他在想什么：我今天要带三拨人看房子。又沉默了一会儿，博斯都能想得出电话那头他搭档的样子：身穿价值九百美元的西装，愁眉苦脸，一副刚刚破产的表情。“有什么情况？”

博斯把自己知道的一点东西告诉了他。

“如果你想让我自己去，没问题。”博斯说，“要是‘九十八磅’问起来，我帮你打掩护。我就跟他说你还在忙电视的事情，所以我来处理管子里的死尸。”

“我知道你会帮我的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一会儿就过去。我得先找个人帮我在这里顶一下。”

两个人说好在发现尸体的现场碰头，博斯就挂掉了电话。他打开答录机，从柜子里摸出两包烟，塞进运动服的口袋里。他从另一个柜子里拿出插着手枪的尼龙枪套。他的枪是一把九毫米口径的 S&W 左轮，不锈钢枪身，作过丝光打磨处理，可装八发 XTP 子弹。博斯想起了他在一本

^①杰德是杰里的昵称。

警察杂志上看到的广告：“XTP 子弹具有极佳的终端弹道性能。该子弹在撞击目标时会产生横向形变，弹径扩大到原来的一点五倍，能深入人体的致命部位，在体内造成最大创伤弹道。”他不知道这样的广告词是什么人写的，但写得一点没错。一年前，博斯在二十英尺开外一枪就要了人的命。子弹从右腋下射入，击碎了肺和心脏，从左乳头下方穿出。XTP，最大创伤弹道。他把枪套别在右侧的腰带上，这样左手一伸就可以拔出枪来。

他走进浴室，拿起牙刷就开始刷牙——牙膏用完了，他也忘了去商店买。他用蘸水的梳子在头发上刮了几下，盯着镜中那四十岁男人红肿的双眼看了好一会儿。他又仔细看了看自己头上卷曲的棕发，灰头发每天都在往外冒。就连胡子也开始发灰了。剃须的时候他看到水池里有星星点点的灰色胡楂儿。他举手摸了摸腮帮子，决定还是不刮了。他就这么出了门，连领带都没换。他知道自己的客户不会在意这些。

博斯在穆赫兰水坝的栏杆上找了块没有鸽子粪的地方，把胳膊肘撑在上面。他嘴里叼着烟，从山间的夹缝里俯瞰下面的城市。天空是火药的那种灰色，好莱坞上方笼罩着一层烟尘，就像是量身定做的裹尸布。远处市中心有几座高楼戳破了这层毒雾，但城市的其他部分全都被罩在下面。看起来仿佛是一座鬼城。

水坝上微微的暖风中夹杂着一丝化学品的气味。过了

一会儿他才闻出那是什么东西——马拉硫磷。广播电台说过，昨天晚上有直升机在北好莱坞和卡修纳高架桥一带喷洒农药，给水果杀虫。他想起了自己做的梦，还有那架没降落的直升机。

他身后是一片湛蓝的好莱坞水库。老旧的水坝横亘在好莱坞两峰夹峙的山谷上，圈住了六千万加仑的城市饮用水。在水库湖面与山壁的交界处，能看到一条六英尺高的干土带——洛杉矶已经连续第四年干旱了。山壁更高处有一圈十英尺高的菱形铁丝网围栏，环绕着水面。博斯第一次到水库来的时候就琢磨过这个围栏的用途。他不知道它是用来保护被拦在外边的人，还是保护被拦在里面的水。

博斯在自己皱巴巴的衣服外面套了一件蓝色的连身工作服，腋下和后背的汗水湿透了两层衣服。头发也是湿的，连小胡子都软垂了下来。他已经到管子里看过了。他能感到圣塔安那和暖的风拂在自己的后颈上，吹干了汗水。今年的风来得比较早^①。

哈里的个子不大。他的身高离六英尺还差那么几英寸，体型偏瘦。报纸说到他的时候称他身材细瘦，但像钢筋一般结实。那身工作服下面的肌肉就和尼龙绳一样，看着不起眼，却蕴涵着强大的力量。他已经开始冒白头发了，主

①洛杉矶市所处的南加利福尼亚地区西邻太平洋，属季风性气候。夏末秋初时温暖干燥的季风从山区吹向海岸，风势强劲时极易引起山火，故又称“圣塔安那焚风”。

要是在左边。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，很少有人能从那双眼睛里看出他的情绪，或是他想干什么。

那根管子裸露在地面上，有五十英尺长，方向与通向水库的支路平行。管子里里外外都生满了锈，是废弃的空管。流浪汉会钻到里面去睡觉，涂鸦者则把管子外壁当成了喷涂的画布。博斯搞不懂人们把管子放在这儿有什么作用，后来还是水库管理员主动告诉他的。管子是用来挡淤泥的。据管理员说，暴雨会把山上的泥土冲下来，一直冲进水库里。这根三英尺粗的管子也不知是哪项市政建设还是烂尾工程中弃置的，后来就被拖到了山上，摆在最可能塌下泥土的地方，权当水库的第一道防线，也是仅有的一道防线。半英寸粗的钢筋箍在管子上，再通到管子下面的混凝土里，把整根管子固定在地面上。

博斯在进管子之前穿上了连身工作服。这种衣服后背上都印着白色的字母：LAPD——洛杉矶警察局。刚才，博斯从汽车后备箱里拿出工作服往身上套的时候，才意识到它可能比他想遮住的那身衣服还要干净。不过，他还是把它套上了。老习惯。身为警探，他向来有条不紊，作风老派，而且还有那么点儿迷信。

刚才，博斯拿着手电筒钻进了管道。里面的气息潮乎乎的，是引发幽闭恐惧症的典型场所。他感到嗓子眼发紧，心跳也加速了。肚子里猛地一阵发虚——那是以前常有的感觉：恐惧。博斯打开手电，心中的不安随着黑暗一起消

退了。他开始干活儿。

这会儿，博斯站在水坝上抽着烟，琢磨着案子。值班队长克劳利说得对，管子里的人确实是死了。但克劳利说得也不对。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。哈里不可能像他说的那样，结了案还能回家睡个午觉，或是赶上听 KABC^①。电台转播道奇队的比赛。有些事情不对头。哈里往管子里进了还不到十英尺，就意识到了这一点。

管子里没有留下什么线索。或者说，没有能供哈里作出判断的痕迹。管子底部积了一层黄褐色的干泥，散落着纸袋、空酒瓶、棉球、用过的针管、充当被褥的报纸——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瘾君子们留下的垃圾。博斯一面借着手电的光束仔细查看这些东西，一面慢慢地向尸体靠近。尸体是头朝里躺着的，但博斯进来时没有看到死者留下的任何痕迹。如果死者是自己爬进管子的，总应该留下这样的痕迹才对。如果他是被人拖进来的，管子里也应该有相应的痕迹。但什么也没有。缺失的痕迹引起了博斯的疑心。这还只是第一个疑点。

博斯走到尸体跟前，发现死者的上衣（黑色的开领套头衫）是被拽起来的，蒙在了死者头上，把两只胳膊也套在了里面。博斯见过很多死人，他知道人在断气之前的那一刻什么事都可能发生。他以前就办过这样一件自杀案：

① 洛杉矶市的广播电台，隶属美国广播公司（ABC）。